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四 禮器第二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武作無依註

訂義註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夏禮尸有事則坐殷無事猶坐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為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疏告尸行節酬經詔也尸飲食酬經侑也勸疏此一節論三代尸禮不

同詔告也侑勸也方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其禮亦然者其於周禮坐尸及詔侑無方之禮亦因于殷禮故云亦然也其道一也者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祭尸但立猶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尸唯飲食暫坐若不飲食時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坐尸者此殷因夏之有立尸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恒坐之法也是殷轉文也言尸本象神神宜安坐不辨有事與無事猶坐也周旅酬六尸者此周又因殷而益之也旅酬六尸謂祫祭

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合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拾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者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家也據斂錢共飲酒也廷華案末句未的非曾子之言也

疑義疏孔預助祭者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

無常人也案特牲少牢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熊氏曰謂就家祝之中但有祝官皆得為之不常用一祝也案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皆得相侑尸也亢相敵飲餞飲酒必非忘懷之酌得而遂飲必令平徧不偏頗與周禮次序旅酬相似也其王肅禮作遂註云曾子以為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遂而略

延筆案檀弓言左右故註以無常人明左右之

義然終不如無常所之說為當也此詔侑既有祝即祝不一祝亦猶是祝耳安得謂之無常人況據特牲少牢止有一祝室宗于堂亦不能合衆祝咸在也且孔既知詔侑者為祝矣乃又舍祝而言助祭者則尤混也要之方當以時地言蓋自迎尸門外至升階登堂入室隨處告詔侑則自始飯至酳亦隨時勸侑也又酳為合錢飲酒是矣遂字說支離無謂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致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爓似鹽反

訂義註近人情者褻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沈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

疏知郊祭天者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是郊為祭天也云大饗祫祭先三也者宗宗伯以肆献祼饗先王以下宗廟之祭凡有大饗者此云大饗饗中最大故為祫也此大饗之文在郊血之下故知非大饗帝也云三献祭社稷五祀一献祭羣小祀也者以冕服差之案司服祀四望山川則義冕毛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献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絺冕宜三献也祭羣山祀則云冕宜一献也云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者血為遠腥次之爓稍近孰最近遠者為古近將為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沈云備古令也云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巳者郊祭是尊而用血是尊者先遠也

薦爓祭薦廟事祭後血有獻以是祀幽有凡神 始袞
孰之降凡之迎天郊腥腥爓肆郊是全孰郊之 此宗
無時神薦祭尸皆則爓有 宗獻祭三是此與外 云伯
血又之廟皆於然先孰孰伯祼天獻宗云大於 郊祭
腥薦時之然尸也設今可 云饗有有廟郊饗正血廟
爓血已時也外大血 所知以先孰血有血 三祭大以
也此埋皆其薦饗後以也血丟也也血是獻之饗祼
以支血在三血之設各然祭是有楚也郊之時腥皆
其是宗薦獻腥時腥言則社大孰詒宗有属有 三為
神也伯腥之也血與者郊禊饗則云伯血 正此獻始
界若之之祭雖與爓 皇天 五有 有禘云也祭郊爓祭
故集丈後血以腥孰氏與祀腥腥郊以郊之血者社
耳小是但腥大同雖 云大既有可之血特時大謂稷
先祀也社與饗時以此饗有孰知事祭牲 皆饗祭五
薦之至稷爓為供郊 條三血也也則祭云 有腥祀祀
者属正五 一主 薦為設獻有此 宗有社毛血之初以
設惟祭祀時其當生之並爓云伯全稷血有属始血
四之有薦初 同宗廟其先有明三云蒸五音爓也降為

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皆皇氏之說義當然也熊氏云宗廟之祭無血鄭注論語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者謂腥肉有血今案詩小雅論宗廟之祭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則是有用血之明文也熊氏云無血其義非也疏此論禮以尊遠為敬近人情為褻禮之近人情者謂若一獻孰飲食既孰是人情所欲食啗最近人情也非其至者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也郊血者以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其事非一今此先從鬼神之事而說也郊用犢犢有血有肉肉於人食啗之事於人情為近血於人食啗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故薦遠人情者以為極敬也大饗腥者大

祫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宗廟為私比郊為近故薦去人情稍近之腥示為敬降於天也三獻爓者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三獻故因名其祭為三獻也爓沉湯肉去人情漸近而社稷五祀降於宗廟故用爓又明其敬殺也一獻孰者一獻祭羣小祀小祀卑酒一獻也其用孰肉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為褻近小祀神為最輕故以褻近人之食祭之表其敬又劣也延華案一獻三獻無考姑存註說以待參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

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惡音呼池大河反相息亮

反頖宮戒爲郊宮

訂義註作趆也敬非已情也所以下彼由始謂有所法也已猶甚也慤蹙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頖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呼池嘔夷并州川配林林名繫繫牲於牢也戒散齊

也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溫溫藉重禮也擶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狀工也疏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養於牢也云戒散齊也宿致齊也者祭義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謂之宿者鄭註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云不敢切也者以積漸敬慎不敢偪切也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擶相以自承藉令定本作溫字又當云溫潤承承藉也疏論君子行禮當降下於彼積漸擶相敬慎之至非作而致其情也者作起也君子行禮本意所為上下前人非是私自專輒徒起而致其己情也此有由始也者既非直任我情而亢有所行皆有由以為始

也由謂法天地之道先人後己是故七介以相見也者行敬既非直起己情皆有所由為始故陳七介以相見中賓主人之情也此言七介者舉中言之也不然則已慤者已甚也慤愿貌若不如是陳擯介相見則甚為愿慤言愿慤太甚也三辭三讓而至者依司儀賓至大門外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至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而情意相至也不然則已蹙者謂慤愿急蹙若不為此三辭三讓則大急蹙情無由達也故魯人將

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者明相見有積漸之義有事於上帝謂祭天也必先有事於頖宮之中告后稷告以將配天也是先告卑然後祭尊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者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者有事於泰山謂祭泰山也先告配林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得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者上云先

小後大此言事神積漸潔敬之義三月繫謂祭前三月繫牲於牢也七日戒謂祭前七日齊七日之中散齊戒慎也三日宿者謂祭前三日而嚴宿以致齊也將祭之時以漸如此謹慎至極也禮須積漸不敢切迫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者禮既不可卒迫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也但作樂之人今既無目有扶相行步所以擯詔輔相者溫藉之至極也陳氏集說曰作致謂過意故以致其情也始古也謂先王制禮之初此言禮須漸積為之不可迫蹙也

疑義註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疏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后稷配靈威仰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者明堂位云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故知也云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者魯人無后稷之廟令將祭天而於頖宮告后稷也云將以配天先仁也者謂將欲以后稷配天先以仁思存倘之也云頖宮郊之學也者周人立大學於來郊則天子魯侯大學在公宮東也小學在郊詩云斯樂泮水薄采其藻則魯以小學為頖宮頖宮在郊天子以小學為辟廱故鄭駁異義云三靈一廟在郊明矣

廷華案靈威仰說詳曲禮告禝說惟見於此註姑以疑存之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江案八音反岳鞂

訂義註凶事二者反本也不詔者哭泣由中非由人也以樂者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玄酒三者修古德去寔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主謂本與古也學者亦以本與古求之而已疏案禹貢五百

里甸服百里賦納總謂所刈禾也二百里納銍謂刈禾穗也三百里納稭服稭謂禾去其實唯稾稭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疏此一節論禮之所設反本修古故可述而多學反本謂反其本性修古謂修習於古之本及諸本作循字當作修不忘其初者繇其反本修古故不忘其初也故凶事不詔者此凶事及朝事是反本也本謂心也凶事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本還其孝性之本心也朝事以樂者朝事謂朝廷之事也以樂奏音樂也朝廷是養老尊賢之地為賢所樂也故

臣入門必縣與奏樂之事是反本還其樂朝廷之本心醴酒之用玄酒之尚者此亦三事是修古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是水也尚上也言四時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在玄酒之下以玄酒之尊置在上此是修古也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者割刀今之刀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之用古刀遲緩用之爲難而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亦是修古故也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者莞簟今之席也詩云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細精而可安人也稾鞂除穗粒取

稈槀為郊席祭不用莞簟之可安而用設槀鞂之粗席亦修古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者主謂本與古也既初不可忘故先王制禮必有及本修古之法也然故可述而多學也者禮既及本而修古欲述行學習但用本與古以求之則可得也故云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訂義註致之言至也極也疏此一節明作事云

為非禮不可無節於內者視物弗之察矣者內猶心也察猶分辨也言欲外視察萬物若心內無節則外不能分辨也言若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者引舊語結察物必須禮也致猶至極也無禮既不為民物敬信故禮所以為萬物之致極也陳氏集說曰無節於內言胸中不能通達礼之節文也視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察物而不由禮以察之何以能得其是非之定作事而不由禮何以能存其

主敬之心出言而不由禮何以能使人之信其言故曰禮者事物之極致也廷華案物猶事也疑義註節猶驗也疏謂職驗之明

廷華案驗字無義可說故以集說正之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聲

訂義註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放日月謂日出東方月生西方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下謂夏

至祭地在方澤之中亟亟勉勉也君子愛物見

天雨澤皆勉勉勸樂疏案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謂祭祀也引春秋傳者桓五年左傳又云啓蟄而郊者謂夏正建寅之月蟄蟲啓戶郊祭天也云龍見而雩者謂建巳之月龍星分而見雩祭天求雨也云始殺而嘗者謂建酉之月陰氣始殺而嘗祭宗廟也云閉蟄而烝者謂建亥之月烝祭宗廟烝衆也萬物皆成可薦者衆疏

此一節論必因其財物而事天地故作大事必順天時者自此以下皆因財物之事也但萬物大莫過於天故順天時而起也順於天時其事在下為朝夕必放於日月者亦順天時也為朝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門外為夕謂天子

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也日是陽故朝旦用事月為陰故夕晚用事也日旦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朝禮有東西之異是故法於日月之始為高必因丘陵者為高謂冬至祭天也丘陵謂圜丘天圜而高故祭其天神於圜丘之上也是為高必因丘陵也為下必因川澤者為下謂夏至祭地川澤方澤也地方而下故祭其神於方澤是為下必因川澤也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者亹亹勉勉勸樂之貌也君子謂天子也

天以高圓為質地以下方為骵天子愛物為用
故天地感奈而降雨澤天子皆愛物生而勉勉
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陳氏集說曰財物幣
玉牲牢之類因之以致其用之之義也君子知
天時雨澤皆天地生物之功故勉勉不已安得
不以財物致其報本之誠乎
疑義註達猶皆也疏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
者財物猶云才性也礼既為一切萬物之至極
故聖人制礼因萬物之才性而致其義
延華葉達不當有皆義盖達通也謂勸勉之意

通於造化也萬物才性說廓落無着故以集說正之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假音格

訂義註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

侯之成功也蔡集說云中平也成也升進也言巡守至方岳之下因此名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天補正又云升達也中心也言達精意於天也並存之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升中功成而太平降且格者陰陽氣和而致象物節且和者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南面立者視朝疏云庶徵得其序也者即尚書洪範八曰念用庶徵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云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者案洪範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是五行之氣各有所主也鄭義五行所至如此也疏謂至將祭之時遂舉賢能置之在於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而又

聚集其衆而誓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是故因天事天者謂因天體之高以高處事天則上文爲高必因丘陵是也因地事地者地體卑下因卑下之處以事地則前文爲下必因川澤是也因名山升中於天者此還因天事天

疑義註名猶大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也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五帝至五行也疏云孝經說云至刻石紀號皆孝經緯文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爲壇在於泰山之上考績燔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讀爲墠謂除地爲墠在於梁

甫以告地也梁甫是泰山之旁小山也刻石紀
號也者請刻石為文紀銘當代號諡崇白虎通
云王者易姓而起必計封泰山何報告之美所
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廣也必於其
上何固高告高順其類故計封者增高也下禪
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述以
自効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
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
璽故孔子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亍得數者七
十有餘三皇禪於繹繹之山云帝禪於亭亭之
山三王禪於梁甫之山繹繹無窮之意禪於有
德者而居之無窮已亭亭者削度審禘道德著
明梁甫者梁信也甫輔也信輔天地之道令崇
書說禪者除地為禪而白虎通云禪以讓有德
其義非也宗史記封禪書莽桓公欲行封禪管
仲諫止辭云自古封禪也十二家夷吾所識十
有二焉昔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封
泰山禪云云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
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
其餘皆禪云云者亦泰山旁小山名也但白虎

通與史記禪虔不同未知孰是也白虎通又云王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謂行天下牧人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熙民云太平乃巡守其義兆也已難於上

巡華宗升中不過巡守時柴望祭告之事註以封禪言疏引讖緯諸書以實之非也饗帝亦各至圜丘之祀耳註好言五帝所以失之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

之至也縣音元周禮獻尊先鄭獻作犧素何反謂象鳳皇羽莎、然陸氏因之祭記既明言犧則當如字作牛尊先鄭說非

訂義注至教至德目下事也在西者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大明日也西酌東酌象日月也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和者言交乃和疏禮樂之器尊西者鄭據此經而論犧尊貴於罍尊兩犧尊在西縣鼓大於應鼓而縣鼓在西故云禮樂之器尊而云犧其禮作獻者案周禮司尊彝兩犧尊字作兩獻尊引周禮司尊彝者証罍尊與此經中夫人東酌罍尊不同故引以明之見其不同之意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之屬其義具於

明堂疏此略之於疏天道至教者謂天垂日月以示人以至極而為之教聖人至德者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為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者罍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者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二建鼓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案大射注云應鼙應朔鼓也又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此謂之祭則朔鼙應鼙皆在大鼓

之旁先擊朔鼙次擊應鼙乃擊大鼓以其相近故云便也以其稱朔朔始也故知先擊朔鼙以其稱應故知應朔鼙也又大射稱建鼓此云縣鼓大射應鼓既在大鼓之旁此應鼓在東方與縣鼓别縣者皆謂祭與射别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罍尊禮之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相應在

下堂下和之至也者謂堂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延華案周禮儀象本二尊此前言儀後言儀象象疑尊字之悞

疑義註在阼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西酌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象月出西方而東行也疏經云君在阼夫人在房故云君尊東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卿大夫以下惟有東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髽於室在主人西喪是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註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夫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西房也故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是疏熊氏云

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罍尊夫人所酌也

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也

廷華案君在阼者主人之位不當以尊言所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即疏所引鄉飲酒鄉大夫以下唯東房之說也朱子宮室考已辨其非案詳鄉飲酒又記言西酌東酌不過東西交錯之義即言象日月亦不過得其意耳註推之曰象日東出而西行又曰象月西出而東行夫月安有東行即曰東行亦當就地下言之止當曰月西

沒而東行不當曰月行西出而東行也要之月生說本是可疑曲為之解宜其舛耳經所記鼓之西東及夫人酌罍與儀禮不符蓋傳聞之悞耳孔求其合一而不得巧為天子諸侯及祭禮射禮之說徒見支離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訂義陳氏集說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為之也節事為天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言君子之心明睿洞達觀器用則知工之巧拙覌人之發動舉措則知其人之智愚豈有觀礼樂而不知治亂乎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致謹於此以其所觀者大也故曰蓋

古有是言而記者稱之耳

疑義註自由也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也作

樂緣民所樂於已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

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本誤作代而作濩武節事

動反本也道志歡之善也亂國亂禮慢而樂淫

也達者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遽伯玉衛大夫

也各瑗觀器觀發禮樂亦猶是也慎者將以是

觀疏制礼者本已所由得民心者若舜元由能紹堯之功得民心而初王業全制礼之時還

基本和時得民心之事而制礼若舜質素初則閩於河滴後制禮則尚質素故考工記云有廣

民尚閩是也禹則治水始立溝洫後制礼則尚其工匠之事是后氏尚匠是也湯則以桀亂淫尭

器物夫所湯以制礼樂之跂而得民心殷人尚样是也周武王以紂自深尊平無叙故尚文物卑旅之屬而得民心周人尚與是也此皆本其所以得民心是也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作樂章功成之事已之功成人之可樂拔云所樂於已之功也舜之民樂舜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變伐而作獲武者此亦因其所由與礼不與但礼雖治定乃作則本其初始得明心之時樂以成功乃為即歌當時喜樂之事所以與礼果也但礼是初始得民心而已樂是其末故其民心樂其給堯樂其獲代王者治樂動皆反本修古而以礼節之經云修樂以道固者言功成之極故王者作樂之後恒修治此志樂章以道已志行善下志故云勘之善也、疏

前經明禮樂相交故此經更論先王制禮樂以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者言王者制禮各反其本王業所由生以制礼也

猶若殷周為民除害以得民心初生王業其制禮還以得民心之事而為禮本樂也者樂其所自成者自亦由也言王者制樂樂已所由成者以制樂若殷周之等民樂其用武除殘討惡以成王業故作樂以尚其成武也但禮之與樂俱是象其王業所由但禮據王業之初樂據王業之本俱太平功成治定之後制禮本論其初故云反其所自生作樂論其末故云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者以禮為反本故用禮以節萬事動皆反本以初生王業用此禮

以得民心故用民心之義以節事宜修樂以道志者王者修治所作之樂以道達已志由已用此樂以成王業故修正其樂以勸道已志使行之不倦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者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也若不以禮節事不以樂道志則國亂也故云治亂可知也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達者達謂通達言有德君子自達義理觀其禮樂則知治亂遽伯玉先有此言故記者引之結成治亂可知之事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者此又工匠之事譬喻禮樂觀其器

之善惡而知工匠巧拙器善則工巧器惡則工拙視其發而知其人之知者此又以人事譬喻禮樂觀其人之發動所為而知其人之有知若發而皆中則知有知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禮樂亦猶是也若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若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禮樂既為人之所視以此之故君子治國以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謂禮樂之事此禮樂者謂與人交接之具故慎之言將以是觀之

廷華案註訓生字及節事道志俱支離紐合特
以其說正之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
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
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
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
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訂義註牽牲納牲於庭時也常用幣告神而殺
牲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

釁邑以祭於室及主親割謂進牲孰體時勿勿猶勉勉也內謂之美道猶言也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於彼於此不知神之所在也

疏下云納牲詔於庭此有大夫贊幣故知納牲於庭時用幣以告神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者業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告報陽也又祭義取膟膋之後又爓祭祭腥則膟膋所用在腥爓之前故知血膋是朝事時也云所制者制肝洗於膋營者約漢禮而知也知祭於室及主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是也皇氏以為謂薦孰之時進牲之孰孰也爇氏禮本牲為腥也謂薦腥孰孰孰薦腥体謂朝踐薦腥時

執体謂讀食存執時柰經文君親制柰夫人存
盡君親割牲大人存酒爲酒存盞既不得同時
則割牲何得薦壯点存乳熊氏之說非也內謂
之美尒稚韓焉文人君知礼者特牲少牢皆鼓
餞在與此言說餞於堂故知人君礼也云夏启
民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
有室有堂也又引詩明然衣之篇者論祭時從
堂上往於堂下之奉故云自堂征基桼鄭特牲
云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文唯云於
彼乎於此乎故鄭云彼上文爲註以會此攸明
是也

一疏此一節論祭宗廟之事太廟之內敬矣
者舉大祫之祭故云太廟其寔諸廟亦皆敬矣
此章所論謂侯伯子男祭廟之禮君親牽牲大
夫贊幣而從者此謂祼鬯既訖君出廟門以迎
牲牽牲而入納於庭之時也於時須告神以殺

牲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者此謂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之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者謂制祭割牲之時則卿大夫從君也薦盎酒之時命婦從夫人也洞洞乎其敬也者洞洞質慤之貌言君與夫人卿大夫等皆容貌洞洞然其為恭敬也屬屬

乎其志也者屬屬專一之貌其心則屬屬然專一盡其忠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者言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納牲詔於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於神血毛詔於室者謂殺牲取血及毛入告神於室羹定詔於堂者羹肉湆也定肉孰也謂煮既孰將欲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者道言也所以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之得也故於三處告之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爓

之時設此所為饌在於堂此祊祭在於廟門外之西也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者以其不知神之所在或祭之於堂或祭之於外不知此於彼堂乎於彼室乎於此祊乎以古語如此故記者引以結之

疑義註祊祭明日之繹祭也疏此云為祊乎外祢外故知明日繹祭也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祊下云外故鄭彼註不云明日繹祭也云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旁因名焉者以繹宮云廟門謂之祊令日繹祭於廟門外之而旁因以廟門為祢故云因名焉云其祭之祊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室者以正祭設饌在室故知繹祭亦設饌在室案有司徹賓尸坐尸稍於賓酌而獻尸故知人君繹祭亦事尸於堂也但卿大夫賓尸礼畧不設祭於室又

不在廟門異於君也 疏引緣衣者證繹祭在堂事尸也

延華案祊是祭前求神之祭繹則祭之明日尋繹之祭二祭不同周禮中人儀禮少牢下篇註及此註合二祭皆為祭明日之祭此疏又以然衣詩為繹祭並誤詳二經桼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疑義註一獻謂祭羣小祀也三獻謂祭社稷五祀察明也五獻謂祭四望山川也七獻祭先公

疏案周礼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故知一獻當祭羣小祀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獻祭社稷五祀也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故知五獻祭四望山川也鷩冕七章享先公故知七

獻祭先公也案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天宗伯職云以血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太族祀四望奏始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度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者乎社稷之類互以疏見見尊其賓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為尊也

此一節明祭諸神獻數之差取義各別一獻質者謂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三獻文者謂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為文飾也五獻察者謂祭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

廷華桊一獻等無文可考如以理論之羣小祀一獻理或有之若据司服之章三章斷之則未免牽合也即以七獻論禮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大行人諸公九獻諸侯七献則七献為四瀆之祭甚明註乃以為先公不知天子宗廟皆當十二献據中庸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安有止於七獻之禮疏以七章準之不知尸服卒者之上服先公上服止有鷩冕祭者不敢過之故着鷩冕非於先公有所貶也爲得以彼例此至社稷本重于四望山川司服社稷希冕四望

山川縣晃故愚疑為錯簡之文此註依披經為
說以疑存之可也疏曲為解說不免支離但於
古無考姑以疑並存之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
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
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
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
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事與音餘內音納
訂義註䥍其餼與貢謂祫祭先王三牲以下餼
諸侯所獻金所貢也內之庭寔先設之金從草

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帛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知事情者陳于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共則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疏曰其餘者即三牲魚腊籩豆是也貢者內金示和龜為前列之屬是也謂祫祭先王者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內金和庭實又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實

故也知非朝而貢物謂之大饗者以朝而貢物
不名大饗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敢知此大饗是祫祭也以饗中最大故稱大饗
知為庭實者左傳云庭寔旅百奉之以玉帛故
知金爲庭寔令先設金者發皆先云內金故知
先設金六荊揚二州貢金三品者禹貢文鄭註
以爲金張銅三品者三包也知來帛加璧行享
之時所執致命者覲文也云君子於玉比德馬
者謂諸侯執玉來貢欲自前厲以玉此德又以
王此王龜能瑑知吉凶故云知事情云陳於庭
在前者授與所陳東物最注前仍在馬之後故
覲禮在馬阜上九馬隨之鄭註云初享以馬若
皮然後乃陳龜金竹箭之等是也金栢物者解
經見情金有兩義者一示和一是見情故云兩
義云先入後設者此經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
陳在龜後是後設荊州貢丹寔州貢染絲瑑州
貢嬪揚州貢儀湯皆禹貢文也其餘謂九州之外
夷服鎮服蕃服之國者染周禮大行人六服
之貢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實
為贄其六服之外於九州言之唯夷鎮蕃三服

是九州之外也云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者荒周語也穆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往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言近之者徵因征而得非同貢而求故云近之近者謂近其貢賓也肆要當為陔要者荼大司荒云王出入奏王要尸出入奏肆要牲出入奏昭要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令殺為陔要者以大司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要此經是助祭之後樂算饗礼畢客醉而出宜奏陔要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明不失礼也

疏此一節

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助祭之禮

大饗其王事與者饗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祫也其王家之事與與是語辭也諸侯雖有祫祭不可致九州之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者言此等

是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者此亦諸侯所貢寘於籩豆是四時之和氣所生故云四時和氣也內金示和也者謂諸侯之所貢納金以為庭實示其柔和也以金能從革故也束帛加璧尊德也者謂朝而行享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尊崇其德也以君子之德與王相似故尊之也龜為前列先知也者此謂布庭實之時龜在衆物之前而為列先其有知也以龜有靈知故云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所以次在龜後者以

金能炤物露見其情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者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也故諸侯之朝來而貢之陳列在下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者知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此言其餘者謂九州之外其於四海之國無常貢之貨各以其國之當時所有而貢之則招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者肆夏當為陔夏其諸侯之賓礼畢而出則奏陔夏之樂而送之蓋貴重於禮雖禮畢而出猶陔

畏而戒之使不失禮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訂義註敬之至言誠而祭之不敢致也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謂哭踊袒襲也服器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幣謂朿帛賻賵本者言禮有節於内可以觀也疏此一節總明祭祀死葬賓客之節所以禮為備具人道之至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者天尊彌遠祭之宜極盡于敬故

云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者宗廟主親祭之必極盡於仁愛故云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者親戚之喪必盡忠心追念故云忠之至也備器服仁之至也者此亦据喪禮備此小斂大斂之衣服及葬之明器亦是仁愛其親故云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者此亦喪禮賓客用幣帛以相賻賵於事合宜業義蓋裁制得宜之謂止曰合宜未盡也姑存之故云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者言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禮為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若不

合於禮則無仁義故云禮其本也案前文有仁有義有敬有忠此不言敬與忠者舉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訂義註道猶由也從也疏前文觀仁義之道禮為其本此經明學禮之人唯須有忠信甘受和白受采者記者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得學禮甘為衆味之本不偏至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至一色故得受五色之

采以其質素故能包受衆味及衆采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質素為本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也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者苟猶誠也道猶從也言人若無忠信為本則禮亦不虛空而從人也言雖禮而不得也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者其人即忠信之人也學禮得忠信之人則是禮道為貴也朱子曰盡己之心為忠

疑義疏忠信者心致忠誠言又信寔也

廷華案誠包在信内曰忠誠則即忠信何必又言信信亦當以心言不止是言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訂義註誦詩三百喻習多而不學禮也饗帝祭天謂從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疏此一節明禮之為貴貴於衆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者假令習誦此詩雖得三百篇之多若不學禮此誦詩之人不足堪為一獻之祭言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也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者言雖習一獻小祀其禮既小不足以行大饗之

禮大饗謂祫祭宗廟也　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者大饗其禮繁仍是去人不遠其禮可知天與人道隔其禮轉難故雖能行大饗之禮不足以行大旅事天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者大旅是有故而祭其禮簡略不如饗帝正祭之備故云大旅具矣不足以正饗天帝謂郊祭天也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祭大旅上帝是祀天重於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為祭天之重毋輕議禮者若不學於禮無得輕脫論議於禮猶如誦詩三百篇不能行小祀禮也

疑義註大旅祭五帝也疏知大旅祭五帝者案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祭地旅四望與上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其文相對祀地云旅四望則知上云旅上帝是旅五帝也云饗帝祭天者經既云大旅又云饗帝是饗帝與大旅不同故知此饗帝是常祀祭天也鄭五天祭天則感生之帝與圜丘俱已之也

廷華案大旅大饗俱當是昊天上帝旅者疏所謂有故之祭是也饗則冬至之常祭矣註以五帝為說本悞疏為觧之不知典瑞所謂祀天旅上帝者祀是常祭旅是有故之祭要皆祭昊天耳彼註自以五帝言焉得舉以為正詳典瑞案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訂義註宰治邑吏也家亦有宰季氏以下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室事祭時堂事儐尸孔子聞之多其知礼疏前經既明禮為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季氏祭逮闇而祭者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逮日闇而行祭禮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昏

沒故云日不足祀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有司跛倚以臨祭者以其事久有司倦怠故皆偏跛邪倚於物臨於祭祀其為不敬甚大矣他日祭子路與者言往舊以來所祭之時恒皆如此他日謂別日其後子路與在行禮之中室事交乎戶者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故云室事交乎戶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堂事交乎階者謂正祭之後儐尸之時尸於堂故云堂事交乎階謂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在階受取是

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者質正也晏晚也謂正明之時而始行事獨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者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為故孔子以其明之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言其知禮也以其禮從宜寧可禮略而敬不可禮煩而怠也陳氏集說曰闇昧爽以前子路權禮之宜略煩文而全恭敬故孔子善之